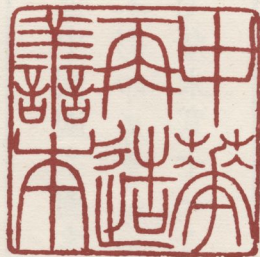


十一家註孫子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七
七釐米寬十一·三釐米

十一家註孫子目錄

孫子本傳

上卷

計篇

謀攻篇

中卷

勢篇

軍爭篇

孫子兵法

十一家註

形篇

虛實篇

九變篇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七
七釐米寬十一三釐米

十一家註孫子目錄

孫子本傳

上卷

計篇

謀攻篇

形篇

作戰篇

中卷

勢篇

軍爭篇

虛實篇

九變篇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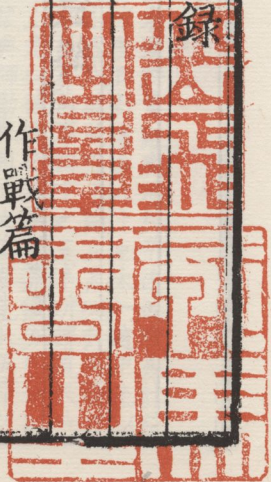
地形篇

火攻篇

九地篇

用間篇

十一家註孫子目錄終



十一家註孫子卷上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利卒遠近險易計筭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

計神如德官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首○杜牧曰計筭也○計筭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

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筭優劣然後以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與師動眾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以

著為篇首耳○王皙曰計者謂計主料天地法令兵眾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

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眾寡

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哉非可以喻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

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

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

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

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

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故經之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重慎審察乎

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李筌

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筭也索

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筭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

之計謀機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哲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牧曰此之謂

五事也○王哲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眾則三軍一心樂為其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

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筌曰危亡也以

道理眾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為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芻臠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暉註同杜牧○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教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士民與上下同心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為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偽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共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入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眾其心如一人○與俱同死力動而不於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君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芻臠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賈林曰將能以道為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

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
道者昌失道者亡○杜佑曰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
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
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曰危矣也主有道則政教
行人心同則危矣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哲曰道謂主有道
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
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平○張
預曰危難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沒然無所疑懼

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
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
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
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
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具伐越始用師
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具伐之必受其凶
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月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刃四十年也

星家二

二

年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兵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兵先用兵故反受
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
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連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
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
合於時則歲星光喜年豐又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
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
人事乎夫具越之君德均勢敵閭與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
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
災感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災感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
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
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
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
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
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絕絕向山坡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
濟水向山坡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今可月

瞻卽國家自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襄昭義軍加以數道
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
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
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歲復以往
車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
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早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
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
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
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言貴功養勞者不
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
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
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
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
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
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于囚
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

高梁子

四

十

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
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言孰大焉乃命悉
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大史令
龜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
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
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
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
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
昏主或爲一珪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
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曰
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葦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
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孟氏曰兵者
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
後則用陰先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
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
也○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

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運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言夏不興師所以養民也○王哲曰謂陰陽揔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果臝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按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打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兵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為人容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決勝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蓋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為牡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射錄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為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為誦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與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疲死皆冬夏與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

註卷十一

五

二

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地者遠近險易廣

狹死生也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

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

則能識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為將之德

散之勢也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

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遠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

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

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歿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備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

能舉斷嚴能立威○王哲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
者號今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
者以威嚴肅眾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
以附眾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眾全此五
字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
不可犯五德皆備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操曰部曲猶
幟金鼓之制也

然後可以為大將
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曲部曲
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
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
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闢各有道徑也主
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
卿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與師○梅堯臣
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
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哲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

莊孫子

一

十

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群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
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
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
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

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張預曰已上
五事人同

聞但深曉變極之

理則勝不然則敗

曹操曰同聞
五者將知其

變極即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
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

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哲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丑事待
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

得失探索勝負

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孰實也
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

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使
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德道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

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官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哲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不欲大王，秦者是也。○何氏曰：善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今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將孰有能**。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之仁亦是也。○梅堯臣曰：同杜牧註。○王哲曰：若漢王問魏大將相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之類是也。○張預曰：察彼我之將，誰有智信仁勇嚴之能。若漢高祖料魏將相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曹操李釜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哲曰：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法令孰行**。曹操曰：設而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不犯犯而必

誅。○杜牧曰：縣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號出令，校孰下不敢犯。○梅堯臣曰：齊眾以法一眾以令。○王哲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千穰，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護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梅堯臣曰：兵衆孰強。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卒，眾車多為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哲曰：強弱足以相刑而知。

士卒孰練。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開習，孰國精粗。○王哲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開習。**賞罰**。杜牧曰：賞不借刑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曰：賞有功，罰有罪。○王哲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

遷列於
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賈林曰以上七事量校彼我

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

必敗去之
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
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

之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皞曰孫武以書于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

以此感動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為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禪將

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于兵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我計而用戰

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哲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

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

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

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勢也佐
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

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

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為勢於外以助成勝○王哲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

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為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
勢者因利

兵之常法即可開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為
而制權也
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勢

或因敵之言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哲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

兵者詭道也

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李筌曰軍不厭詐○梅堯臣曰非
諂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皙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眾
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堯柴
揚塵藥枝之誦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
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

示之怯李牧敗匈奴

用而示之不用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

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婁敬報曰匈奴不可
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
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為匈奴所圍七日
沮吾眾械婁敬于廣武以三十萬眾至白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
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
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鷲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

莊卷一

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
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臏滅龐而制龐涓○王皙曰強示弱勇示怯治
示亂實示虛智示愚眾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
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于平城是也用而示之
不用者如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
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耆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

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

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
雙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
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
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
末曹公表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
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
敵分兵勢乃可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
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
之公乃引軍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

擊破新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桂在我敵何由知○杜佑曰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註釋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梅堯臣曰使其不能躡○王皙同上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滅水相距越為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蠶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塞滿野匈奴小人佯北不勝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鄴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杆采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

注一

也秦王姚興征秃髮傳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傳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令茲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皙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為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郟是也

實而

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蓋

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備兵遂為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壤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為備也○陳皞曰敵若不動守實我當謹備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皙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

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為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強而避之**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進見其實則止

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逃攻隨之敗也○杜牧

曰逃避所長言敵人棄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

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

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皙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

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

各防其**怒而撓之**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失敗也

註卷二

一

一

二

太牢且進楚使驚曰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今怒則逞志仗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

○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輕戰○王皙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

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

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卑而驕之**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

可激怒而致之也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

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

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受一馬乎遂與之

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受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

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陳韓曰所欲必無河額後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杜佑曰彼其舉國喪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情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王皙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兵子伐齊越下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兵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過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

佚而勞之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操曰以利勞之○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具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爲三師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一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

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矣○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表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皙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

乃用栝代頗為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背驥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勃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榮陽漢王遁去○陳暉曰彼恡爵祿此必捐之彼齎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蒯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趨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武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真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

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虛襲其懈怠○孟氏曰擊其空

攻其無備

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備也故曰兵者無形為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梅堯臣王皙二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摠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鍾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劔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生

甘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諸葛瞻自涪還
線行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
降又齊神武為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
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
將謂曰賊今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縱吾軍使竇泰得
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
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
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
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
無遠關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
能徑渡比五月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
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平聞軍至惶懼
依山為陳未及成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遁陷洛州
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
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
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入之

註釋上

一四

地七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

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秘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皙曰夫校計行兵是謂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

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

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自可見矣

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

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代叛懷遠推亡固存兼窮攻昧皆物情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筭勝太一遁甲筭之

法因八十算已上為多算六十算已下為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
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算者計於
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
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算矣○王楙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
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張預曰古者與
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
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者風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
而先負多計勝少計其無計者安知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作戰篇

曹操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
李荃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
篇也○王哲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
久也○張預曰計筭已定然後守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
費用以作戰
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馬革車千乘帶

甲十萬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駕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
車駕四馬率三萬軍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

衣裝廐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

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李荃曰馳車

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

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則百

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

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

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

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

計則百萬之衆皆可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

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
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哲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
乘皆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為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

註孫子上

十五

九

重車也皆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皆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摠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也革車即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以一百人與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

千里饋糧

曹操曰越境千里李筌曰道理懸遠

則內

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曹操曰謂賄賞猶在外○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幣

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宇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微細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與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客論議

言示一

一六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哲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實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奢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盡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與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賄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操曰鈍

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謂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斲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哲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父

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

外則輸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

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李筌曰十萬眾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

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

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玄感李密乘

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穎宜能為之謀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

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為謀畫

也○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杜佑曰

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

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皙曰以其

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

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

隣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

弓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

故兵聞拙速未

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賭巧之久也

曹操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

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為巧矣○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

陳皞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杜佑註同孟氏○梅

亮臣曰拙所以速勝未見久而久可也○王皙曰哲謂久則師老財

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斯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

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

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

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

莊孫子

十七

車

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奔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滑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眾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夫兵久而國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利者未之有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

知用兵之利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賞財利之者

莊系子一

十一

十一

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王哲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曹操曰籍猶賦

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兵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為伍因言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陳綽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陳綽註○王哲

同曹操註○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番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逐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李筌曰具我戎器

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食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

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

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

東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

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孟氏曰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

○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

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

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

之利竭財物以盡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

之歛故奢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杜佑曰

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家國

虛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賣貴皆貧國匱民之道也○王哲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為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皆謂將出界也

○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賣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

注法上

十九

九

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中原內

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

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暉曰丘聚也聚則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皙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注孫子上

二十

也

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曹操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皙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也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

曹操曰六斛四斛為鍾

當吾二十鍾豆秔禾一石當吾二十石當吾二十石

豆秔也秔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萑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運費也○杜牧曰六

石四斛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菘豆糶也秬禾粟也或言菘秬菘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關也黃腫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梅丘臣註同曹操○王哲曰曹公曰菘豆糶也秬菘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哲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菘今作其秬故書爲羊當作秬○張預曰六石四斛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菘豆糶也秬禾菘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故殺敵者怒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曹操曰威怒以致敵○李筌曰怒者軍威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然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剿降者掘城中

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哲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刺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今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恠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

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
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曹操曰軍

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李筌曰利者益軍實也○杜牧曰使
日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賞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
自爲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
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眾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曰卜陽潘
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
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
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云少少
何足介意東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
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同杜牧註○杜佑曰人知
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勲賞
勞之誘也○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
王哲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
貨啗士使人自爲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
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

言釋子一

二二

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
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

其先得者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
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

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
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
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
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勸士也○李筌曰重賞而
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
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
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
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徧賞則難周故獎一
而勸百也○王哲曰以財賞其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凡七
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
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
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

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
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操曰與吾同也
李筌曰惡色與

吾同○賈林曰令不識也○
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操曰不獨任也
李筌曰夫降虜

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
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
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
王哲

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
張預曰已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

獲之卒必以恩信
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操曰益己之強○
李筌曰後漢光武破

鋼馬賊於兩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
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
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
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思必爲我用也○
王哲曰得敵

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
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操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

戰將自焚也○
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
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
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

不可黷之深也○
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

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操曰將賢則國安也○
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却敵人命所繫國家安

危在於此矣○
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
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
王哲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

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
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王於將將之材難古今所患也○
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謀攻篇
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
李筌曰合陳爲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
杜牧曰廟堂

之上計筭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
故曰謀攻也○
王哲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

鏡於伐矣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
戰具已集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曹操曰與

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李筌曰不貴勢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為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為上○杜佑曰敵國來服為上以擊破為次○王哲曰若韓信舉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埋發機會眾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即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為上為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曹操杜馬法曰一萬五千五百人為軍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曹操杜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全旅為上破旅次之曹操杜

曹操曰

二一四

百人為旅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曹操曰一校已上至一百人也○李筌曰百人已上為卒○杜佑曰

一校下至百人

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曹操曰百人已下至五人○李筌曰百人已下為伍

○杜牧曰五人為伍○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王哲曰國軍卒伍不間小大全之則威德為優破之則威德為劣○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百人為伍五人為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為上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曹操曰未戰而戰自屈勝善也○李筌曰以計勝敵也○陳諱曰戰必殺人故也○賈林曰兵威速振全來降使斯為上也詭詐為謀權破敵眾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也○杜佑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梅堯臣曰惡平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後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杜

牧曰以計勝敵○陳暉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曾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霸前酒罇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激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守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地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

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

軍師無禮○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酌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微罇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大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大師曰瞑臣不

註卷一

二一五

中

習范昭趨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大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大師諫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率之上軍佐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獨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御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是敵人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

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

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

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眾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暴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梅堯臣曰以智勝○王皙曰以智言五人最爲上○何氏曰敵始謀攻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必喪計而屈服若婁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月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秘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操曰交將合也○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

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陳暉曰或云敵已與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梅堯臣曰以威敵王皙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聞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勞

註卷十一

二十六

口

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爲犄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操曰兵形已成也○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梅堯臣曰以戰勝○王皙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摠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

其下攻城 曹操曰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爲下攻道器械也○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

櫓轅門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此攻之爲下也○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王皙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爲攻之下者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轅**

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

昔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輜輞者輜牀也輞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闔者踴上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輞輞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墮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闔者土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輞輞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填壘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是也距闔者積土爲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闔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撞車剗鈞車飛梯蝦蟆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陳暉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當用

卷十二

二

此櫓字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闔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念速必多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驥附之災也○杜佑曰輞輞上汾下溫距闔者踊上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也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輞輞者輞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輞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張預曰脩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偃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脩櫓爲大楯明矣輞輞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墮者器械攻城摠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念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闚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

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上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

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

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為木石所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杜牧曰此言為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眾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浚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屍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疫其眾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勝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趣不拔還為已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過整矣○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墜不下其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為敵人所殺三中之二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武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

薛孫子上

二十六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

此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嚴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山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皙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何氏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鬪其旨見矣○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為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可不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

攻也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鄴侯臧官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

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敵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

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

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

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

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

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

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

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

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梅堯臣曰攻則傷財○王

哲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果是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

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脅巨里而斬費邑是

也或外絕其強援以夕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

也茲皆不攻而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操曰毀滅人國不

拔城之義也

莊乘子一

二一七

士

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頊伐陳之策頊曰江外田收

與中國不同何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

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又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

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俟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

○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

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

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

滅敵國不暴師衆也○梅堯臣曰夕則生變○王哲同梅堯臣註○

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

而取之也○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敵國滅何假

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曹操曰不與敵戰而必全得之立勝於天

此謀攻之法也

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

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張預曰不戰則士不

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
賴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

兵之法十則圍之

曹操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
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

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
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
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
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
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
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難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
可以訓也○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
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
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壘固守依附
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
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
重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前對一可

卷之二

三十一

十

以圍之無令越遠也○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
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
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
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

曹

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一術為奇○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
也○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為三道以攻敵
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
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
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暉曰
兵說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方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為三道以攻敵
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杜佑曰若敵非兵
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
倍然後攻○梅堯臣同杜佑註○王皙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
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何氏曰愚
有勇特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
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衝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

不能為此計曹公謂三術為正二術為奇不其然

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

半為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符堅至泚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

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之一或

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

分而擊之文戰法非論眾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眾然後能設奇

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於其他哉

○陳暉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即我倍中更倍以擊敵

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杜佑曰已二敵一則一術為正

一術為奇彼一我二不足為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

分移不可以語奇○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皙曰謂分

者分為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何氏曰兵倍於

敵則分半為奇我眾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

曰吾之眾一倍於敵則當分為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

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為正一術為奇也杜氏不

敵則能戰之

曹操曰已與敵人眾等

晚兵分則為奇聚則為正而遠非曹公何誤也

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

之○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已與敵人

兵眾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

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晝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

名伏兵非奇兵也○陳暉曰已與敵人眾寡相等先為奇兵可勝

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逃之杜說奇伏得之也○梅堯臣

曰勢力均則戰○王皙曰謂能者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

倍則分之

曹操曰已與敵人眾等

以戰勝耳○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變化紛紜使

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

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

曹操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

之

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奇擊之齊將田單守即墨燒牛尾即殺

騎劫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俟隙便奮決求勝言

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谷泚水之戰也○陳

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谷泚水之戰也○陳

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谷泚水之戰也○陳

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谷泚水之戰也○陳

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谷泚水之戰也○陳

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谷泚水之戰也○陳

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谷泚水之戰也○陳

韓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為後謀謂忍忿受耻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眾豈是兵力不等也○賈林曰彼眾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杜佑曰高壁壘勿與戰也彼之眾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形○梅堯臣曰彼眾我寡去而勿戰○王皙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遁○張預曰彼眾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眾亦可以合戰若兵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眾謝玄以八千卒敗苻堅一不若則能避之曹操曰引兵避之也○杜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杜佑曰引兵備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引軍避待利而動○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王皙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

曹操曰小不能當

大也○李筌曰小

十

而避之以伺其隙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李筌曰小

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為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而見殺匈奴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為大者之所擒也○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王皙註同梅堯臣○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為翁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入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副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為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閑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敵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為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

不可以敵強寡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固不可以敵衆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必強○杜牧曰才周也○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輔隙則

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國必弱

曹操曰形見於外也○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則隙缺○王皙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

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

故其國強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孟氏曰已下語是○張預曰下三事也不知軍之不可

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

退是謂糜軍

曹操曰糜御也○李筌曰糜絆也不知道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騁也楚將龍且逐韓信

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退○杜牧曰猶駕御糜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為軍之患害也夫授

錢凶門推轂聞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為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賈林曰軍之進

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杜佑曰糜御也糜為反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

從中御也○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尊進退是糜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王皙曰糜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

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為之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糜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

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

惑矣

曹操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李全

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費樵水貪鄙積貨為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為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杜佑曰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陳暉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眾沮議左傳稱晉彘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為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眾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柯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為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為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斲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論則國必危晉號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

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

任則軍士疑矣

曹操曰不得其人意也○杜牧曰謂將無權

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暉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越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則眾疑貳也○王皙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眾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為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史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為其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

遂能成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

軍引勝

曹操曰引奪也○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

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如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

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

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

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

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皙曰引諸侯勝已也○何

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費而至矣○張預曰

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

也

故知勝有五○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可以戰者勝

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筮三門

過奇五將無關格迫憤主客之計者必勝也○

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

者勝也○梅堯臣曰知不可不可之宜○王皙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

之道也○何氏曰審己與敵○張預曰可戰則

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者勝

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

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杜佑曰言兵之形有

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

在和不在衆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皙曰謂我對敵兵之

衆寡圍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

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

易用少者

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操曰君臣同欲○李筌曰觀士

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陳皞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故孟子

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梅堯臣曰心齊一也○王皙曰

上下一心若先穀剛愎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

也

也

所效○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欲
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
無前

以虞待不虞者勝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孟氏曰
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

師待敵之可勝也○陳暉曰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梅堯臣曰慎
備非常○王皙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何氏曰春秋時城濮
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
不失備而加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
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兩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兩
十日夜甲輟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
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
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
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豫為之
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
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濟軍軍
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
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
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
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
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為不可
見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操曰司
馬法曰進
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真將軍
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
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
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
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
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
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杜
佑曰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

君決戰在將也○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王哲曰君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也○
數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才也○
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刀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者如絳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操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

言卷十二

三十一

免

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孟氏曰審知彼已強弱利害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也○梅堯臣曰彼已五者盡知之故無敗○王哲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符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相冲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以入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符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相冲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陳暉曰杜詭乃是出兵無名而伐無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

王哲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中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李

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王哲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形篇

曹操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

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疎密則勝疎則敗也○王哲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覓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莊子十二

三二八

兔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梅堯臣曰戴形內治伺其虛**不可勝在**

己可勝在敵曹操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李筌曰夫善戰者倚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為不可勝

城則尚撞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故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外故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王哲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張預曰守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杜牧曰不可勝

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已故曰能為○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已能焉

不能使

敵之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為已

備不能強今不已備○杜佑曰在已故練兵士策與道合深為備者亦不可強勝之○梅堯臣曰在已故能為在敵故無必○王哲曰在

敵不在我也○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操曰見成形也○

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已之力可以勝敵也○陳暉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為

曹操曰敵有備故也○杜牧曰

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為我可勝之資○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為勝敗○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

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梅堯臣曰敵有關則可知敵無關則不可為○何氏曰

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已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

守也

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已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

彼眾我寡則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入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

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曹操曰敵攻已乃可勝○李筌曰夫善用

山地道陳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開識辨五令以節衆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敵人

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杜佑曰敵攻已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眾則可攻○梅堯臣曰見其關也○王哲曰守者以於勝不

足攻者以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操曰

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

有餘○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

關也後人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

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操曰因山川丘陵

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變者動於九天之上○李筌曰天一道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為九天後二所臨宮為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為山川九天為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之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暉曰春三月寅功曹為九天之上申傳送為九地之下夏至月午勝先為九天之上子神后為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為九天之上寅功曹為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為九地之上午勝先為九地之下也○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

卷之二

四

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王哲曰守者為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為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為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遠於天言其秘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

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秘於地若遠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

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當見未萌○李筌曰知

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雖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玄非衆人之所見也○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皙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

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爭鋒也○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

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必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皞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王皙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

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

曹操曰易

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皙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行蟻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動細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曹操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

無勇功 曹操曰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何氏曰惠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于虜唐之裴度能之○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塞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關功是也

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操曰察敵必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杜牧曰措猶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為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能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岷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為不可勝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暉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

○王哲曰常為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為勝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斃是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

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操曰有謀與

無慮也○李荃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眾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敵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眾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審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對敵方始趨左顧右聘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藉何異趨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

曹孫一

四二

道

○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唯欲恃強勝未必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與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

勝敗之政曹操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為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欺亂也○李荃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

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污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立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為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常為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

已○王哲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為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眾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為勝敗

兵法一曰度賈林曰度土地也**二曰量**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也

三曰數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眾寡可知虛實可見○王哲曰

四曰稱賈林曰既知眾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王哲曰權衡也

五曰勝曹操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

用之地生度曹操曰因地形勢而度之○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

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王哲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本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

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

度生量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眾可以成功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梅堯臣曰因

度地以量敵情○王哲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敵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曹操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

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曰因量以得眾寡之數○王哲曰數所以紀多少言

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為機數○張預曰地有遠

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數生稱**曹操曰稱量敵孰愈也○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

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杜牧曰稱於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

註法二

四一

我之勝負也○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哲曰稱所以知重輕
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舉多少之數以與敵相
形則知重輕所在稱生勝曹操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
○何氏同杜牧註稱生勝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
○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
勝負○王哲曰重勝輕也○陳皞杜佑李筌同杜牧上五事註○何
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則之要也
○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疎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
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
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
而變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梅堯臣曰敗兵若以銖
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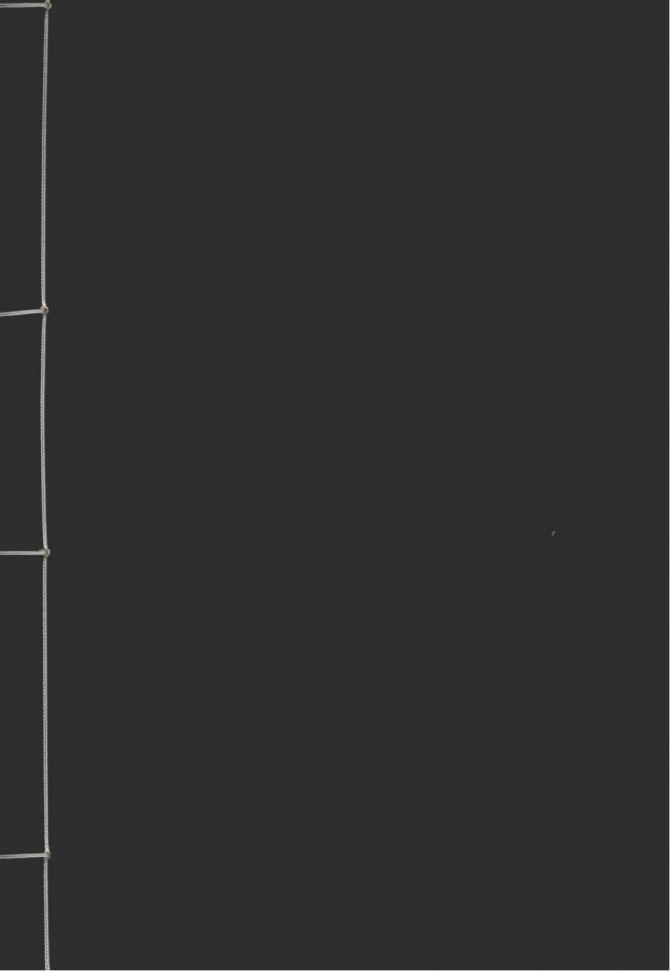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為鎰銖之於鎰輕
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力難制也○王哲
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二十兩為鎰二
十四銖為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曹操曰
八尺曰

仞決水千仞其高勢疾也○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
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杜牧曰夫積水在
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湔奔注如我
之攻不可禦也○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
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王哲曰千仞之谿至峭絕也喻不可勝
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
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
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
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
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十一家註孫子卷上





十一家註孫子

二





十一家註孫子卷中

勢篇

曹操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

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張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為分什伍為數。○

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貴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得益辦是也。○陳暉曰若聚兵既眾即須多為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眾治之益寡。○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皙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屬。○張預曰統

孫子

十一

眾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為伍五人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二隊為官二官為曲二曲為部二部為校二校為闕眾裨二裨為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眾如治寡也。○闕眾

如闕寡形名是也

曹操曰旌旗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曰

闕眾如闕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旌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其將其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為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陳暉曰夫軍士既眾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今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王皙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曹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以為旌旗今用兵既眾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



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
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

史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操曰先出合戰為
正後出為奇○李筌

曰當敵為正傍出為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兵王濞擁
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
一奇也不從遂為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
不敗也○梅堯臣曰動為奇靜為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王哲曰

必當作單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單受敵而無敗也○何氏曰兵體
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

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為正正亦為奇奇
亦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

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
又盛兵臨晉而以木壘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

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鑊錡之
利羣兇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曰三

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
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

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此皆以正為正以奇為奇
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為正使敵視以為正則吾

以奇擊之以正為奇使敵視以為奇則吾
以正擊之混為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

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虛○李筌曰礮
實如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孟氏

曰礮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
兵而加之實同以礮石投卵也○梅堯臣曰礮石也音返以實擊虛

猶以堅破脆也○王哲曰鍛冶鐵也○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
無不勝○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

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
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

言承一

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
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為趙將秦使聞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為二被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也夫守王仁恭率眾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眾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為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侯騎但馳騁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犄角置陳選善射者為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為奇兵皆黑衣玄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等分

李筌一

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眾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適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間道先入洛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李筌曰通流不絕○杜佑曰言應變出奇
無窮竭○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

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
盈寒暑不停○杜佑曰日月

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
四時之盛衰也○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一盛而復衰

喻奇正相變紛紜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官商
五聲之變不

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官商

五聲之變不

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

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

二變不可勝嘗也

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

鼎鉉也○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入陳奇正也

戰勢不

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味之變無盡也○王哲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

孟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鳥可窮盡

奇正

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圍圓不可窮

端倪也○梅堯臣曰變動周旋之不極○王哲曰敵不能窮我也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為變如循環歷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張預

曰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

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執鷲鳥之疾至於毀折

者節也

曹操曰發起擊敵○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杜牧曰

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搏之故能毀折物也○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鷲之攫擲也必能挫折禽獸

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鷲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

鷲雖微節勁則折物○王哲曰鷲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

也驚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張預曰鷹鷂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鷲馬將擊車飛欲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曹操李登曰險猶疾也○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鴛

其節短曹操李登曰短近也○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鷲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

以卒擊近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助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哲曰驚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

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

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

可過速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曠弩節如發**

機曹操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李登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杜牧曰曠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

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反

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

不能克敵而全勝○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堯臣曰曠音霍曠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遠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

也○王哲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

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速言趨利

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 **紛紛紅紅關亂而不可亂**

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曹操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

一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李登曰紛紛而關示如可亂建旌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

示

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音機，或摠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入陳而取，準則為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游軍定兩端，蓋游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為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入陳，貴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軍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羗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逼隆，隆依入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虜騎奔突，皆戎車徒

步系一

六

步相參，昇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為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步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致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為軍陳象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前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助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即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步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鄰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固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

奔進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入行布為方陣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緒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整屋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紆紆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業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沈沈步驟奔馳視其行陣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已者也○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哲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哲謂紛紆亂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哲謂渾沈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何氏曰此言關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

言五十二

有節非亂也渾沈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為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昔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開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紆聚散關雖亂而法不亂渾沈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散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陣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

於彊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為郡縣而秦自稱

始皇都關中以為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為敵所敗秦王符堅鼓行伐晉勇也及甘敗聞風聲鶴唳以為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齊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為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杜牧曰言欲偽為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為偽亂也欲偽為怯形以伺敵

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為偽怯也欲偽為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疆然後能為偽弱也○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疆則怯弱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偽為亂勇則能偽為怯疆則能偽為弱○王皙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為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疆矣若不匿治勇疆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已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已之勇也能

治亂數也

曹操曰以

部曲分名數為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與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夫為偽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為亂存之乎分數○王皙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偽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上文所謂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為怯者也見有

言孫子曰

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為我為實怯也○陳暉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為我為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暉○梅堯臣曰以勇為怯示之以不取○王皙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籠涓聞之大喜曰

疆弱形也

曹操曰形

勢所宜○杜牧曰以疆為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陳暉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用為後圖此類也○梅堯臣曰以疆為弱形之以羸懦○王皙曰疆弱者形之變○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張預曰實疆而偽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

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

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進退其敵

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追則晉弱齊爲

彊也齊伐魏將忌用孫臖謀滅龐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

魯何其怯也入吾境二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潰魏太

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彊敵弱

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彊則示之以彊形動之使去敵之動

作皆須從我孫臖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今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

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也入吾境土二者大半因急追

之至馬陵道狹曠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今日見

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

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馮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

募投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

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今數十里晝則

旌旗相續夜則鈺鼓相應虜必以爲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今數

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鈺鼓相應虜必以爲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

容今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鈺鼓相應虜必以爲我倉卒無援我

張吾軍容今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鈺鼓相應虜必以爲我倉卒

無援我張吾軍容今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鈺鼓相應虜必以爲

言孫中

九

并

以彊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曰形亂弱

而必從○王皙曰誘敵使必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

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

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

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隋羸師以張之

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子之敵必取之 曹操曰以利誘

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杜牧曰昔公與袁紹

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

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操曰以利動敵也

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

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

皆載土覆之以巨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

禹○敵則其義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
文所解是也○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動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
○王皙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何氏曰敵貪
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
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
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
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逃距渭口公乃馬設疑兵潛
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擊破
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儂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
儂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儂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
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
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
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
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
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
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衆○張預曰形之既從

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
李靖以卒為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

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
之下責怒師衆彊使力進也若秦穆

悔過不替
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
作任勢者多矣○曹操曰求

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
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
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
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十
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
萬人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
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較至彼破我必矣是以
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
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
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

任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眾者必懷貪情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情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賈林曰諳為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陳皞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為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梅堯臣曰用之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哲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操曰任

註卷二

十一

自然勢也○李筌曰任勢御眾當如此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眾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闢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

勢也

李筌曰刺通以為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過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彊弱

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彊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乎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鄴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速為本故能用功少而得功多也○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哲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過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過者由

勢試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
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京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
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
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如峻坂走大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虛實篇

曹操曰能虛實彼已也○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為實破敵者以實為虛故次其篇○

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王哲
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
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
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
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操李筌並曰力有餘也○賈

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
註○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形勝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

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李筌曰力不罷也

攻我則我為主彼為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
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
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
里諸將欲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
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
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
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孟氏曰若敵已處
便勢之地已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梅亮臣曰先至待敵則
力宇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將趙
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
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闕與之
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
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

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狎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柳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俟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行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河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

致於人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杜牧曰致今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坑澗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

李筌二

三

主

軍中趨修攻具宜勸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二歸歸者以奔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欲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杜佑曰言兩軍相遠疆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己不往從也○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王哲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被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標曹

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杜牧曰李牧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伴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

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李筌曰害其所急彼

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穢批亢搆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而兩得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立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陳皞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類也○杜佑曰致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貓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王皙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

故敵佚能勞之

曹操曰以事煩

於隋祖曰江北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

孫臏二尸

二四

士

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王皙曰巧致之也○何氏曰春秋時兵王闞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闞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兵遂入郢○張預曰為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

飽

能饑之

曹操曰絕糧道以饑之○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杜牧曰我為主敵為客則可以絕糧道而

饑之如我為客敵為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顛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畜積皆非地晉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兵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

國遺羸疾奇數淮北虜軍士亘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水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偽和之以弊其眾化及大喜恣其兵食莫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陳暉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王皙曰謂敵之食我能使之饑乏耳曹公曰絕其糧道智謂火積亦是也○何氏曰如吳楚亞周亞夫曰楚丘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柴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眾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泚水阻兩山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濟遂斬阜賜唐輔公弼遣其偽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

註孫二

十五

先

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鬪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為客彼為主為客則食不足為主則飽有餘若奪其畜積掠其田野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為主也

安能動

之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不愛使不得不救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惶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陳暉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必心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

孟氏註同曹操○梅堯臣曰趨其所觀法仗不得止○王哲同李筌註○何氏曰攻其所受豈能安視而不動也○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為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以不得已而須出史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逐皆山戰是也

出其所不

趨趨其所不意

曹操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何氏曰令敵入須應我

行千里

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李筌

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真行止在我故不勞也○陳暉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為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

註孫子曰

十六

先

潰是我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

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令軍史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奔勒諸將盡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令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按臨淄即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

兩青女其策後漢末朱傳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傳作長圍起土上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傳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眾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陳暉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為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王哲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取奔之克臨淄朱雋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

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走追破之○陳暉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王哲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

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其所攻曹操曰情不泄也○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

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王哲曰善攻者待敵有可勝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為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強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積乎攻守者也微

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

為敵之司命李筌曰言二道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

司命。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也。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若天之司命也。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密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王皙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為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為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為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為實而所不守者為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為不急而所不攻者為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闢吾之實，披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蔽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條出，間入，星耀，鬼行，入乎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

非無聲也

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學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案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觀，無聲之可聞，故敵人死生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

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曹棟曰：卒

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退者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是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于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實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為遠者也。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暉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強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實謂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謂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謂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知所禦，遂利。

而得敵不知所追也○杜佑曰衝突其虛空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

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

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操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

主也○杜牧曰我為主敵為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為客敵為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皙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曹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矣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眾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懼

卷第一百

一

十一

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計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汨水而軍李抱真李充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為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汨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汨水徑赴魏州今日聞賊至則止為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剗荆棘廣百步以為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奏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為客彼為

主我兵彊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願愛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又懿忽率賊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操

曰軍不欲煩也○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真人開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管也○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易

也若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操

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安疑也○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關且却公軍追至圍雲入營史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

薛洪子中

二十

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候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勅軍中悉卧旗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却灑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眾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陳暉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于達市懸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管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壘敵人不取敢進也○王皙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縣門不發効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道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則鼓開門却灑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梅堯臣曰他人有

故形

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形人者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眾我專為一敵分為十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是以十攻其一也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為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為十

共擊一也○梅堯臣曰離一為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

則我眾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為一故眾敵分為

十故寡○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為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為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眾敵不得
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

曰約猶少也我深漸南壘滅跡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

註孫二下

二二

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難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王哲曰多為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形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眾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夫勢眾則彊兵散則弱以眾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眾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

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

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為備

敵所備者多則

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王哲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則敵疑○張預

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眾所在輒為備遂致眾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眾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

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

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數而少○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

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操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以

備我也○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眾離而備我也○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泄則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徼衛處處防備形藏者眾分多者寡故眾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杜佑曰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眾故也○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王哲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何氏同諸註○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為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為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眾者為勢專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

而會戰

曹操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

註孫子中

二五

章

楫與吳越爭疆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眾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來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列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藏嘉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陳繹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敘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為約○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則力散專則力全○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剋期而與戰○王皙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虛空會戰之日者是也○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穀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能救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

註孫子中

二十三

四

出兵則戰而自毀也○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十數里之間也○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勃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操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李筌曰越過也

及戰日兵雖過人安能知其勝敗乎○陳暉曰孫子為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眾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當為我分之而寡也○王皙曰此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為也

杜牧曰為勝在我故言可為也

○孟氏曰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何氏同孟氏註○張預曰為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知而不可為今言勝可為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為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

敵雖眾可使無鬪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可為也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能併力也○賈林曰敵雖眾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鬪○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鬪○王皙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鬪

故策之而知 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得失之計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為則計數可知○賈林曰構俎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知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王皙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

註孫子中

二十四

是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

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丈而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侯景知其必勝風鳥貪付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為候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今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眾追北旗幟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陳暉曰作為也為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規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為其勝負也○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皙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欄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李筌曰夫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竄火藩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陳皞曰敵入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賈林曰見所理兵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所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

便利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曹操曰角量也○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豎城斬孟達

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

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遠東○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王哲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

量安得知之**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

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間不可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洩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不露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釣智者以謀料可得乎○王哲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孰能窺而

謀之哉。○何氏曰：行則不外機，安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神微。○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無形，可窺無迹。可求則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知

曹操曰：因敵形而立勝。○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

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之所能待知也。○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何氏曰：因敵置勝，衆不能知。○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置勝，非衆人所能知。

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操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

因敵形制勝也。○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之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疆，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

太甲

卷第十

二六

道人莫知之也。○陳皞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王皙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操曰：不重復

動而應之也。○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杜佑曰：死官也。○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王皙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何氏曰：已勝之分，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張預曰：已勝之後，夫兵形象

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

而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梅堯臣曰順高下也。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

制勝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

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

其流。兵因敵之衝闕而取其勝者也。梅堯臣曰隨虛實也。王皙曰謂是防疏導之也。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張預曰虛實彊

弱隨敵

而取勝。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為勢。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

形

梅堯臣曰因地為形。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張預曰地有高低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

而取勝者謂之神

曹操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李筌曰能知此道謂

之神兵也。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

應則可變化如神者也。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王皙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

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何氏曰

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

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王皙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王皙曰迭相代

也。**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遍相勝也。

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

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為朔。八日為上弦。十五日為望。二十四日為下弦。三十日為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為五行

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王皙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張預曰言五

註孫子

二十一

克

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異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皙曰爭者爭利得

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

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策

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眾

曹操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陳○梅堯臣曰聚國之眾

合以為軍○王皙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

陳以為為

交和而舍

曹操曰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

註孫子中

二十八

竟

李筌曰交開和雜也合軍之後疆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兩件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設旌為左右和門鄭司

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第也

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賈林曰舍止也士眾交

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為和門兩軍交對

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張預曰軍

門為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

然後可以出兵為營舍故兵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

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杜牧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自受命至此為最難○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

直以患為利

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牧曰言欲爭先以迂遠為近以患為利詎給敵人

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暉曰言合軍聚眾交和而舍皆有舊制

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者即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曰金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
勝最其難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
以患為利○海亮臣曰能變迂為近轉患為利難也○王哲曰曹公
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暫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
從間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
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
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
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為近直轉患害為便
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之難也

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曹操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尉與若此以患為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

註孫子中

二十九

免

去耶耶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勤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奢善食而遣之聞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聞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贏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引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為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為直之謀者也

故軍

爭為利軍爭為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

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為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眾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又一本作軍爭為利眾爭為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眾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為利失之則為危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之爭之則為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

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

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皙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

爭利則輜重捐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

註孫一甲

三十

克

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王皙同曹操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曹操

曰不得休息罷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

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

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為擒○李筌

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為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

馬隆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為一舍倍道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今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十人平且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為也○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擒也彊弱不伏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為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王哲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

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及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易為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眾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為倍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飢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飢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為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為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曹操曰蹙猶挫也○李筌

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

林曰上猶先也○杜佑曰蹙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為敵所蹙敗○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王皙曰罷勞之患減於未半止挫

敗而已○張預曰路不其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蹙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

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

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一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云○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

文可知也○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梅堯臣

註孫子中

三十二

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王皙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為敗故不云其

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是故軍

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操曰無此三

者云之道也○李筌曰無輜重者關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

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

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適豈能復振也○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皞曰此說委軍爭利之

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皙曰委積謂薪藁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

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故不知諸侯

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矣

○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暉曰曹說以為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為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稟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為患其鄰國為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是也

不知山

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為山泉樹所聚者為林

坑澗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濟淖之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為山泉木聚者為林坑坎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凡此地形不用鄉導者不能得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用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兵

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奸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而知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藁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觀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陳暉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為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梅堯臣曰凡丘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干境外終不能獲

並亦一

三三

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越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及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况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連汶之害置行則有暴來之關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小大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鑿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無纒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借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

故兵以詐立

杜牧

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哲曰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為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為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王哲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

以分合為

○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為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

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為變化之術○梅堯臣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操

曰擊空虛也○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哲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

疾暴所

向皆靡 其餘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

也恐為敵人之掩襲也○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梅堯臣曰

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哲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地

如燭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

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不動如山○曹操曰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曹操曰守曰駐車也○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王哲曰堅守

也○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

移犯之者難知如陰○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觀萬象○杜牧曰如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

動隱莫測○王哲曰形藏也○何氏曰暗祕動如雷震○李筌曰而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觀辰象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哲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眾○曹操曰因敵而制勝也○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為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

眾入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因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掠鄉一作

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眾故因敵陳形可為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

堯臣曰以饗士卒○王哲曰指所鄉以分其眾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眾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

民所積不多必分兵廓地分利○曹操曰分敵利也○李筌曰得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二十一

二十一



開也關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刳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堯臣曰與有功也○王哲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懸權而動曹操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銖之別則動夫先動為客後動為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道甲定計之算

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

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

註法一

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王哲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

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蹇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王哲曰

古軍言不相聞故為金鼓杜佑曰金鉦鐸也聽其音聲以

耳感於聲不可不清○王哲曰鼓擊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

旗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梅堯臣曰以威目也夫金鼓

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張預曰夫辨兵既

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遠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

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人既專一則勇

進退如一矣故曰關衆如關寡形名是也

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奉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皙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今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今不進而進與令不進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故夜戰多火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傷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

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李荃曰火鼓夜之所視聽

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

十一

十一

十一

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目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亦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遠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鈞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

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暉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所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哲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熱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兵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拂而踈陳之齊侯畏○脫歸是故三軍可奪氣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三軍可奪氣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牧曰司馬法戰以方丈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

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丘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司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騫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旣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騫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騫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騫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哲曰震懾衰情則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兵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關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上卒今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關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守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

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李將軍可奪心曰

之令慎撓之令亂間之令踈甲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

心者將軍心中所倚賴以為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將軍高峻守

高平第一峻遣軍將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

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

計殺之則峻云其膽是以降耳後魏慕容垂遣子寶率眾伐後魏始

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

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還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

為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

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哲曰紛亂誼諱則將心奪矣

○何氏曰先須已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

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感迫

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

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

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開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

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

朝氣也○王哲曰士

晝氣惰

王哲曰漸

暮氣歸

孟氏曰朝

氣初氣也

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

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王哲曰

意久意歸

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

治氣者也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

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

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泚水東建德

列陣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置是軍

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

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飢倦悉列坐右又

戰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陳暉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為陽氣申午而為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也曹劌之說是也○梅堯臣曰承盛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奸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鬪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兩爭鬪不啻諸劌至于操刃而求鬪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剽降掘塚之怒也秦之鬪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也凡人

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夕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情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羗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對待亂以靜待

謹此治心者也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馬法曰日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

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為軍撓不為利惑假敵之亂伺敵之謹則出兵攻之矣○陳暉曰攻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重謂之謹審敵如是則出攻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誼謹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也○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王哲同陳暉註○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操權智萬變而措置於曾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謹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檠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素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謹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

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此治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

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王皙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無邀正正之

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李筌曰正

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

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表尚來救公曰

尚若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

大破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

王皙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

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

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

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

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

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馳勢不便及有頑石之衝也○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華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印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

得其才弊乃道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孤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

兵也○賈林曰敵未表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為變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遂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射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請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

註孫子中

四二

上

俾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直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在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眾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明誠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曾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偽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偽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遠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眾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真偽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紅紅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輒亂人羈馬駭此真敗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隋隋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

其右在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
隋師敗績○陳暉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
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情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關其鋒莫當蓋
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
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辭賞
誘勸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
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
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
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
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
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
得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任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
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
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
新城司馬景王使母丘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
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

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
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
阻曜將游于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
曜自來備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
有勇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
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
無備夜分普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暉明設覆而戰生擒
伊餘于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
太宗登王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
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今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
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
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果於折墺城賊
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切銳
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關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
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
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必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

戰交令總管梁實管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待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莫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暹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撫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管與賊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度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藥書曰楚師輕窵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在薛仁果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

餌兵勿食

李荃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

卷一百一十

四十四

免

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眾討之王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使藥管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暉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為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即知餌兵非止謂實毒也食字疑或為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王哲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亦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弘取之為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趨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剽備分取之而為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七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為子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為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為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實毒於

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為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哲曰人自為戰也勿遏塞之若備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表尚來救諸將以為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具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移前到安東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過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

武無字中

早五

免

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長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符寂實衝姚萇計之符寂勇果輕敵不恤士眾泓聞其至也懼率眾將奔關東秦驍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秦弗從戰于華澤寂敗績被殺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眾追之為弘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過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弘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不從率眾追之為弘所敗

圍師必闕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一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

也○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沒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即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

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官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為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勅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而面也○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疆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梅堯臣同曹操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搃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儁與徐瑋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儁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

註法二

四十一

九

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傷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下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介休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儁討賊帥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窮寇勿迫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

之漢宣帝時越充國討先零羗羗觀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追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梅堯臣曰困獸猶鬪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眾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眾五代晉將符彥卿杜重威經恪北鄙過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戎人馬渴死甚眾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為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決一戰則不可逼迫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葦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困獸猶鬪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註孫子口

十七

免

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篇

曹操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哲曰哲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

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為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圯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李筌曰地

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孟氏曰天下則為敵所囚○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

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何氏曰下篇言此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少固之地宜速去之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為此地以其無所依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四通曰衢故不可舍止 **衢地交合**

為援○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 **絕地無留**

留也○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 **圍地則謀**

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為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何氏

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為匈

奴所圍用陳平奇 **死地則戰**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置兵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於必死之地人自為私鬪韓信破

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哲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

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為九變止

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敘者是其變

也何以知九變為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敘五利 **塗有所不由**

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曹操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

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上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為變也○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王哲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殺阨阨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為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

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強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為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為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裨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

孫林子中

四十九

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為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也○王哲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督謂領兵銳卒正正之旌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

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

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
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或小山平攻之易
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
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
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
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為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
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有天
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
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
也○梅堯臣曰有所害也○王哲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
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言雖得之利不
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為患則不須攻也
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句請伐地有所不爭
信陽荀彧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服為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五十一

注孫子中

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
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
郟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
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
若竭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梅堯
臣曰得之無益者○王哲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
若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
若遠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真子伐齊伍負諫曰得
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君命有所不受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獲首斬莊賈魏絳戮揚干是
也○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
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賈林曰汝必勝之機不可推
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闔外之
事將軍制之○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張預曰苟
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

至利或曰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為九變謂此
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

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杜佑曰九事

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
任機權過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

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
為利也○王皙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何氏曰孫子以九

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圯地無舍
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

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
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眾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

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
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

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
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

知用兵
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
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
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
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
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
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
九變一云五變○賈

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
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
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關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
糧充兵銳將智巨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

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
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有途近則由軍勢孤

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
宣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

宣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

而用○王哲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
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哲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操曰計敵不能依五變之謂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畫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今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取欺也○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王哲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已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為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畫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為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云地則存是其患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害相參則禍可脫○王哲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已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通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夜著蓬通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思利也
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賈林曰為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

賈林曰為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

敵人破其政今或為巧詐問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示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哲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穎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

業

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

可為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擊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目內役諸侯若此而勞○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哲曰常若為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曾牟○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歷之以富彊之業則可趨諸侯役使若晉楚國疆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者以利

曹操曰今自來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陸吾畫中○孟氏曰趨遠也善

示以利今志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

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

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王哲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兵略曰君子當安平之出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圍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為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刃斗吏治軍簿實不得犯朱然為軍師雖出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

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博固其封守繕宇其溝隍或多調軍食
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軍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
屈人之師也若夫昔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三魯
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
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須思
患而預防之傳曰不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
下五事也
必死可

殺也
曹操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關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李
筌曰勇而無謀也○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

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
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梅堯
巨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
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關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
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
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操曰見利畏法
不進也○李筌曰

莊子下

王十

章

疑怯可虜也○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相立戰于崢嶸洲于時義
軍數千立兵甚盛而玄懼有敗匆匆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關
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是以大敗也○孟氏曰將之怯弱
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
將怯慚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梅堯臣曰怯
而不果○王皙曰無關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曹操曰見害亦輕走
矣○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張預曰臨陳畏怯
必欲生返當鼓諜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
具舟於河欲敗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
致之也○李筌曰急疾之人性

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
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陵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
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符生遣符黃眉鄧羗討之襄深溝高壘固
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
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杜
佑曰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猶慙疾急不計其難可

動作欺侮○梅堯臣曰猶急易動○王哲曰將性貴持重忿狃則易撓○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廉潔可辱也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汗辱致師遂為所敗是也之也○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杜佑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汗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幘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

愛民可煩也曹操曰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人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為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鬪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哲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則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

出其所必趨陳使煩而困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陳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耻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為兵之凶○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為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覆軍殺

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為大將用兵必敗也○梅堯

臣曰當慎重焉○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行軍篇

曹操曰擇便利而行也○王哲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太後

可以擇利而行
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王皙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

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
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

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

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
○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

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
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

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為山所隔則依谷以為固○王皙曰
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絕猶越也凡

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
都羞為寇馬援討之羞在山土援據便地奪其
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者陽也○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杜牧曰言
須處高而面南也○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何如答曰然則面東

也○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為無敵冒物色處軍當在高○杜佑曰
高陽也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

陽而居處高乘便也○張預曰
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 曹操曰無登高也○
李筌曰敵自高而下

我無登而取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
敵入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

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
也○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

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
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 梅堯
臣曰

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
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為法

絕水必遠水 曹操曰
敵使渡○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
議眾寡不敵欲去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

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梅亮臣曰前為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皙曰我絕水也曹詵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為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官絕

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李筌曰韓

信殺龍且於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皋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汭也誤為內耳○梅亮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皙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穢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穢王曰因敵猶闢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進後者之度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

莊宗十

五十一

曹

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眾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操曰附

近也○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梅亮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王皙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泝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

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操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堯

曰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王皙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曹謂

謂近水之地下曹註云恐澆我也疑當在此下○何氏曰視生向

涉速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入不得潛來出我不意

○張預曰或岸邊為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

流曹操曰恐澆我也○李筌曰恐澆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

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

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

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

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澆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

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船艦之戰

逆亦非便○王皙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

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云之道也仁不

從而敗○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為力○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

澆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濟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

五十一

五十一

上流楚令尹拒吳十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

上流何故不言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

軍也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凡近水

為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為法

絕斥澤

惟亟去無留陳暉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

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

留○王皙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

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

若交軍

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

曹操曰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

中○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

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

草林木而止之○杜佑曰一本作背眾木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

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梅堯臣曰不得已

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林木。王哲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此處斥澤之軍也。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

上二事。平陸處易。曹操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得法。○王哲同曹操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而

右背高前死後生。曹操曰：戰便也。○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崗阜曰生戰地，曰死

後，崗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在右，回轉順也。○梅堯臣曰：擇其舊易車騎便利，右背丘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王哲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為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

五十一

擊也。此處平陸之軍也。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凡此四軍之利。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

涉其深平陸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黃帝之所以勝

四帝也。曹操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

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為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

也。○王哲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

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

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凡軍好高而惡下

梅堯臣曰高則莫墜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哲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

貴陽而賤陰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哲曰久處

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

養生而處實

曹操曰恃滿實也養生向

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

退○王哲曰養生謂水草糧糈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李筌曰夫

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

於高則無旱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梅堯臣曰能知

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燠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

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

明而右後實○王哲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為險固

此兵之利

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為助○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

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遠漲也○李筌曰恐水暴漲○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

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瀑水卒至也○杜佐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過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王哲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張預曰渡未及畢

凡地有絕澗

前後峻峻水橫其中

天井

四面峻坂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汗潭

車騎不通

天隙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注

必取去之勿近也

曹操曰山

深大者為絕澗中方高中央下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
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山澗道迫狹地形深數
尺長數丈者為天隙○杜牧曰軍識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
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濘人
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兼葭深
遠謂之天羅○賈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為絕澗下中之下為天井
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為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
狹細澗難行為天羅地多沮洳為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里中
間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為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梅
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王哲曰哲謂絕澗當作絕天澗
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
溝坑淤澇之屬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
不虞智力無所施也○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
下眾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井林木縱橫葭葦
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為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
為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

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操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

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
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入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
而敵凶也○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
利敵凶○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
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必謹覆索之此伏葦之所處也

曹操曰險者一高一

廣者池也井者下也葦葦者眾草所聚山林者眾木所居也葦葦者
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李筌曰以下恐
敵之奇伏誘詐也○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澗井下也葦
葦之所生皆葦葦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伏兵○張預曰險阻丘阜
之地多生山林澗井卑下之處多產葦葦皆葦葦可以蒙蔽必除索
之恐兵伏其中又慮葦細潛隱覬我虛實聽我號令伏葦當為兩事

進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王哲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

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勞恐我不進故遠也○陳皞

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梅堯臣同陳皞註○王哲曰欲致人也挑謂趨

驍敵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分

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矣挑戰而延誘我進即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其所居

易者利也

曹操曰所居利也○李筌曰居勿之地致人之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

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皞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

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戰○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

人之進故處於平易

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斬伐樹木除道以示利而誘我也

曹操註○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為兵器也若晉人伐木蓋兵

是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操曰結草為障欲使我疑也○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

去恐我來追或為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賈林曰結草多為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

不實欲別為攻襲宜審備之○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張預曰或

敵欲追我多為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為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為疑也鳥起者

伏也

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李筌曰藏兵曰伏○杜佑曰

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

有伏兵也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

高起者下

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

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莽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暉曰覆者謂隱於草木之內潛來掩我俟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勇貫故塵高而尖○杜佑曰車馬行疾塵相衝故

高也○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杜牧曰步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哲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

遠故塵散而條達者樵採也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庶而來○杜牧曰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為薪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絕貌也○梅堯臣曰樵

採隨處塵必縱橫○王哲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

少而往來張預曰分遣廝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隧道

者營軍也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為斥候故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張預曰凡分櫛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曹曰其使來卑辭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避復增壘塗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

關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聞來必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關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間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

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款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

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

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

辭彊而進驅者退也曹操曰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曹操曰
讓許也

○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
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真會而先晉孰利王
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
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
臣觀吳王之色頗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
遂還焉○杜佑曰詭詐驅馳示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梅堯臣曰欲
退者復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王皙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
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
戒晉師曰兩軍之七皆未怒也來日請相見晉史駢曰使者目動而
言肆懼我也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曹操曰陳兵欲戰也○杜牧曰

出輕車先定戰陳壇界也○賈林曰輕車前黨欲結陳而來也○張
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
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李筌曰無
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言部一

六一

九

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絕信誑項羽即其義也○杜牧曰
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大半恐
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款懇因奏請盟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
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為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
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眾二萬屯
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
吐蕃果乘甲劫盟焉○陳諱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
人衷甲欲襲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揔論兩
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和好者此必敵人國內
有憂危之事欲為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
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為和
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
滅之○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諜也○梅堯臣曰無約
請和必有叢謀○王皙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
故請和必有叢謀漢高祖以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
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心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榮陽

劉輜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又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奔走而

陳兵車者期也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

定戰場，界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

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為表，奔以赴列。○王皙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

曰：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半進半退者誘也。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皙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為亂形

異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杖而立者飢也。○李筌曰：困不能齊

困故杖也。一本從此仗字。○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王皙曰：倚仗者，困餒之相。○

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汲而先飲者渴也。軍飲食上，下同。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及而先取者，渴也。覩一人三軍可知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以此見

其衆行驅飢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曹

曰：士卒之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用也。○杜佑曰：士疲倦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

○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鳥集者虛也。○李筌曰：城上有鳥

曰：設留形而遣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栢葉為幕，燒蕘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陳暉曰：此言敵人若去

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謀者，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則知其是設留形而遁也。此篇蓋孫子辨敵之情，偽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中者，虛也。○梅堯臣曰

敵既去營壘空虛鳥鳥無猜來雀示其上○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在營幕禽為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道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曹操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暉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暉註○張預曰三軍以將為主將無膽勇不能安眾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陳暉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暉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杜

旌旗動者亂也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僞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眾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

吏怒者倦也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陳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立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御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鈺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鈺不返○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鈺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鈺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鈺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爰也軍無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
既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故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
類是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曹操曰諄諄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
貌翕翕失志貌

○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
○杜牧曰諄諄者乞氣聲促也翕翕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
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
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翕翕曠
職事也緩言彊安恐衆離也○王哲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
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
語諱議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

數賞者
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窘也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為叛數
賞以悅之○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急故別行小惠也
○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王哲曰衆窘而不
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
者困也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
罰故數罰以懼之○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
威○王哲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

先暴而後畏其
衆者不精之至也
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
○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
精之甚也○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
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恃則懼也至懦之極也○梅
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王哲曰敵先
行列暴後畏其衆離為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
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

來委謝
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
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
委謝者欲休息也○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王哲曰

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

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操曰備奇伏也○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杜牧

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孟氏曰備有別應○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

且又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

多也

曹操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眾擊寡所貴寡擊眾○王哲曰哲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為益○張預

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操曰未見便也○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哲曰不可但恃

剛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

人而已

曹操曰厮養足也○李筌曰兵眾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真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

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厮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暉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

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厮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賈林曰雖無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

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厮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哲曰哲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間取勝人而已故雖厮

養之輩可也况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厮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

他兵以助已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已有兵法

也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

勇輕易不顧者必為敵人所擒也○陳暉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為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螳蜋有毒而況國

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哲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為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為人

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卒未親附而罰之

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堯臣曰傳至也德以

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王皙曰恩信非

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

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

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

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王皙曰所謂若驕

子也○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

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

稷直文能附眾武能威敵也○王皙曰兵起 是謂必取杜牧曰

云揔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文武既

行必也取勝○梅堯臣曰今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

○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

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

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

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 今素行以

於民法今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教其民以

教其民則民服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張

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王皙曰民不素教

曰人既失訓 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杜牧曰素先也言

安得服教 為將居常無事之

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

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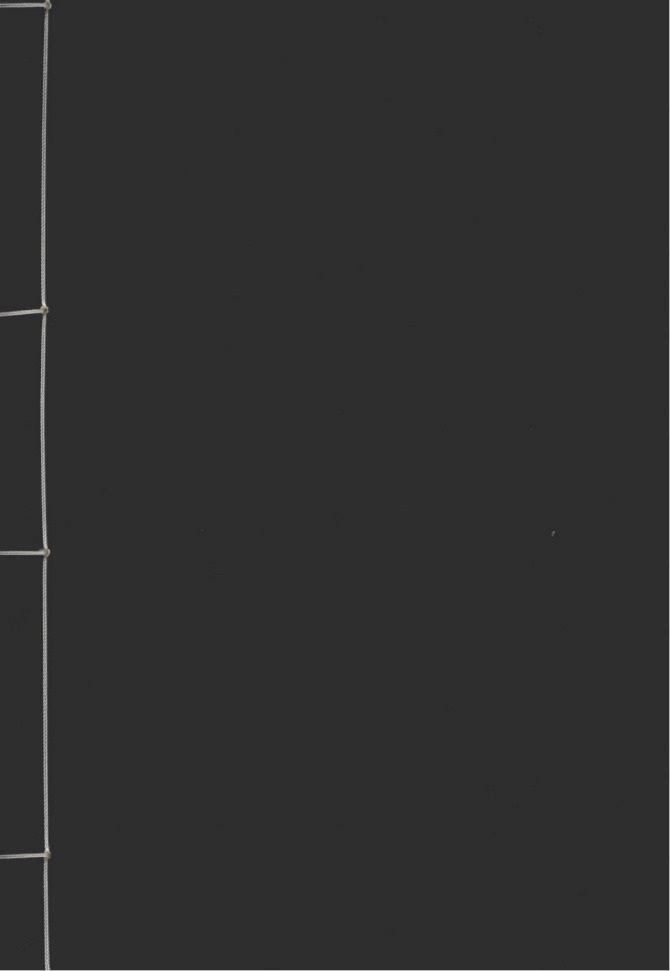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陳驥曰晉文公始入國

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荀

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地明。徇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犬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今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今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眾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皙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今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眾。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十一家註孫子卷中





十一家註孫子

三



十一家註孫子卷下

地形篇

曹操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王皙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賂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

掛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

臣曰山川丘陵也

有遠者

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梅堯臣曰平陸也○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數民居之得便利

則勝也○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

平陸往來通利也○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

以戰則利

曹操曰寧致人無致於人○李筌曰先之以待敵○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

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通利者無有崗坂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

勿于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為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已糧

道也○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通既敵人來至我戰則利○王皙註同曹操○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

不致於人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為利

可以往難以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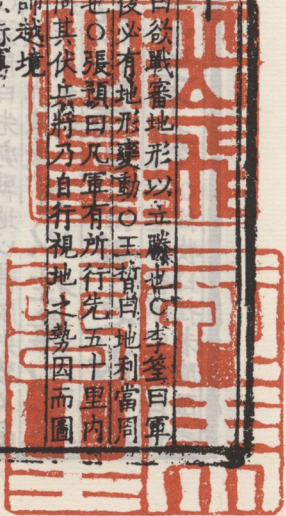
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不宜返曰挂○杜牧曰挂者險阻之

者牽掛也



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暉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為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

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支

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

出而擊之利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

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俟其半出發兵擊

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暉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

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俟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隘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

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傷去引敵半出而擊○王皙曰敵不肯至

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為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

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我先居

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

若敵先

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

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李筌曰盈平也敵

失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稀不守漳水高祖下之見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過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足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運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陳韓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為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齊滿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兵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

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操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得為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久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背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杜佑曰地險先據則不致於人也○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王哲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武牢以待竇建德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况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俟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壘曩芳周忽今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今從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操

勞之患也

曰挑戰者延敵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
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
鏡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
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俾曰夫與敵營
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
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為之不然則不可
輕進自取敗也○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
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
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皙曰以遠致我勞也
○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
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
地之形將不可不知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

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夫勢均以一

擊十曰走

曹操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

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
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

奔走不能返舍復為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
衆必走之道也○王皙曰不待闖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

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大體敵勢等卒強吏弱曰弛

曹操曰不能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坊
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
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到
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為○梅堯臣

曰中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王哲同曹操註○何氏曰言卒伍彙強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

強卒弱曰陷 曹操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強陷也○杜

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暉曰夫人皆有血氣誰無鬪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堯梅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哲曰爲

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

遇敵對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操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而不

獸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心崩壞○李筌曰將爲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

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臣先殺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

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暉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

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鬪自取賊害豈非

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對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哲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

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志怒而不

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背

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藥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

是

有也遺棄之歸又趙穿惡史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史

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操曰為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

也○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為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王皙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言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為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

鋒曰北

曹操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

勇之士每戰皆為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玄是鎮廣陵時符堅強盛至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佩高衛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立以牢之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之所向必克也○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背道也○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眾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勸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矯健出眾武藝較格者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肯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奮勇以擊眾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為先鋒兵必敗也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眾不強曹公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

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
咎與恣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

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得地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陳暉曰天時不如地利○孟氏曰地利待人

險○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早險勝平也○王皙曰兵道則在人○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

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

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道○王皙曰料敵窮極之

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

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

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

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

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王明玉跪而推轂曰闡外之事將軍

裁之○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違士衆○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戰之

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 故進不求名退

不避罪 王皙曰皆忠以為國也○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處國殘民之害雖

君命使進而不進 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一員也

罪及其身不悔也

李筌曰進退皆係人非為身也○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退不避
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陳諱曰合衛
也○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王哲曰戰與不戰
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為已也皆所以保民
命而合主利此忠
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

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
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爨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
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為而哭
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
其死所矣○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歸之則信而不
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哲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
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
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葺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也

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
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入及後伐吳先在
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
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
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
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温
言一撫士同扶續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
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
後飯軍壘
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

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曹操曰思不可專用罰不可獨
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

不可用也○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勃逆之心不可用
也○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
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擊
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必耳威於聲

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刑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
於敵故曰將之所搗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
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
敵國十殺其一今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
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
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天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詰問
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孟氏曰唯
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
威相參賞罰並用然後可以為將可以統眾也○梅堯臣曰厚養而
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王哲曰恩
不以嚴未可濟也○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為己害○張
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
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
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
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
衣食閭閻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眾以法

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
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
心者不我舉也故善
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不可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

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

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陳暉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
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
勝耳○王哲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張預
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
嘗臨陣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
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聽龜可
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

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操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曰地

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王皙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張預曰既

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窮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陳暉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

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開舉不困窮也○王皙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張預

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

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

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

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梅堯臣曰知彼利知

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王皙同梅堯臣註○張預曰

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九地篇曹操曰欲戰之地有九○李筌曰勝敵之地

有九故次地形之下○王皙曰用兵之地利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

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張預曰此九地之名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曹操曰

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杜佑曰戰其境內之

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
同曹操註○何氏曰散地士卒恃之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為散地
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
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兵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
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
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
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鬪則
不勝當集人合眾聚穀蓄帛存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
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
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象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可以有功○張預曰賊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郭人將伐
楚師楚鬪廉曰郭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鬪志果為楚所
則是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

曹操曰士卒肯輕返也○杜牧曰

出越境必焚舟澤示民無返顧之心○李筌曰輕於退也○梅堯臣
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哲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鬪志也○

李筌曰

十一

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
數動勞人兵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
未肯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
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
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伴惑示若將去
選驍騎騎杖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
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
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
敵追來則擊之也○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
繚子曰在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此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中
占地使北來者當止道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

地

曹操曰可以少勝眾弱擊強○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
勝是為爭地也○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符堅先遣

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
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

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渴人自然投戈如以為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廢此二要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莫此機也熙不從竟為光所滅也○陳暉曰然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眾弱勝強也○杜佑曰謂山水扼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王哲同陳暉註○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兵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為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受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奪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關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眾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臯之險

為交地

曹操曰道正相交錯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陳暉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

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相無可絕○梅堯臣同陳暉註○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日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絕兵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眾寡不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張預曰地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

諸侯之地三屬 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者是交錯之地也 旁有他國也○孟氏曰若鄭界於齊

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 曹操曰楚晉是也

其國助也○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為之屬先往而通之得其眾也○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先至則得諸侯之助也○王哲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哲謂先至者結

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者地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兵王闡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帶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持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爲已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曹操曰難返之地○李筌

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選師返旆不可得也○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哲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兵王問孫武

卷一

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上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參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衛後而行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因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是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

難行之道者爲圯地

曹操曰少圯也○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圯沮如圯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

○梅堯臣曰水所毀圯行則猶難况戰守乎○何氏曰圯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具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回觀揮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沁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由

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

為圍地

李筌曰舉動難也○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

可以少擊吾衆者為圍地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地○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為奇變此地可由兵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謀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勸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關後拓左右掎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繁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張預曰前快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曹操曰前有高

註卷二十

十四

千

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杜牧曰衛公李靖曰或有逢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東馬懸車之運前窮後絕鷹行魚貫之嚴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瀝血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此乃是也○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淵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兵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

甲彌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謀敵人亦懼莫知所當分
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
之之法伏卒隱蘆關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關意因而擊
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
抗陰守其利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陳而勿戰
敗謀之法也○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
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決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

則無戰

李筌曰恐走散也○杜牧曰已具其上○賈林曰地無

關隘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
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曰我兵在
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關則不勝是不可以戰也○王哲曰決於戰
則懼散○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兵三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
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
空虛而來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關吾兵安土陳則
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乘敵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

李筌曰

十三

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
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地則無止

李筌曰恐逃○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者出軍行
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為

難故曰輕地此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
至踰之速去○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
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為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為利○王
哲曰無故不當止也○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兵王曰士卒思
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
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伴惑示若
將去乃選精騎喻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遂乃不懼分
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則無攻

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為利也○李筌曰敵先居地險
不可攻○杜牧曰無攻者言

爭地

形勝之地先據也
先至也
王曰
先至據要保

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惑其所擊以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於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關

交地則無絕

曹操曰相及屬也

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間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之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絕之致隙○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位相及不可斷也○王哲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具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不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

曹操曰結

諸孫子下

一六

十

諸侯也○李筌曰結行也○杜牧曰諸侯即上文云旁國也○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梅堯臣曰地雖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王哲曰四通之境非交授不強○張預曰四通之地先交結旁國也具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速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真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眾助
重地則掠○曹操曰畜積糧食也彼失其黨諸國持角敵入莫當
不可非義失人心也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如此筌以掠字為無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為持久之計以何敵也○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梅堯臣曰去國既速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食○王哲曰深入敵境則掠其饒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具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一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要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必還出深溝高壘示敵

且... 殺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騎仗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 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地則行

曹操曰無稽留也○李筌曰不可為溝隍宜急去之○王

督曰合聚軍眾比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王

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

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

相俟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揮空而取皆會中道

倦而

乃止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智者不困○杜牧

杜佑曰居此當權謀詐諂可以免難○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

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兵王曰

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謀不進以觀吾能

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關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

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衰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

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

卷第一

疾擊務突則前關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殊死

後柘左右持角 戰不求生矣○陳皞曰陷在死地

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

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張預

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為戰○兵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

塞不通欲勵士激眾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

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堙井竈割髮

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方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

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 所謂古之善用

相恃

梅堯臣曰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

上下不相

收

梅堯臣曰

卒離

集兵合而不齊

李筌曰設變

倉惶也

以疑之救左

則敵其右惶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容分使其章備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集或雖合而不能齊○王皙曰將有擾少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

一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

○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張預曰故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則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操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

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武曰彼兵衆於我而又整肅則以

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操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地利則我所欲

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祕要也所愛謂敵所便愛也或射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陳暉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擾散亂無所不至也○王皙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兵之情主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操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暉曰此言乘敵之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

孫臏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
戒之所也○王皙曰兵上神速奪愛尤當然也○何氏曰如蜀將蔣
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兵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
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始達以安之達得書猶與不決宣王乃
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
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
下兵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
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
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
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
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為木柵以自固
宜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
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銳集兵於夔州銳以時屬秋潦江水
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
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
銳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

孫臏

一九

十一

上策縱被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銳衛公兵
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
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誠之重窮養以養之浚溝壑以防之指山川以
導之召才能以任之速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
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
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
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故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
然敵將多謀或卒躡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官
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
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
進是也○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尚神速所貴乎速者乘
人之倉卒使不及為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
散亂而前後不相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為客深入則志堅主人不能禦也○杜牧曰言大凡為攻
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

我也。愈者勝也。○梅堯臣曰：爲客者入之地深，則士卒專精，去不能克我。○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心專，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是也。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曰：饒野，多稼穡，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

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

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暉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便近，

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

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

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爲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

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爲不可測之計。○王皙曰：謹養謂撫飭飲

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

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

自守，勤撫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荆，常用此術。投之無

所往，死且不北。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牧

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

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此

矣。死焉不得。曹操曰：士死安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

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

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肯也，必死與

必生不

士人盡力

曹操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

不竭力以赴戰。○王皙曰：人在死地，豈不盡

力。○何氏曰：獸困猶鬪，鳥窮則啄，况靈萬物者

兵士甚陷則

人乎。○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不懼

杜牧曰：同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

同杜牧註。○王皙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鬪志堅也。○

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

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

自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不得已則鬪曹操曰

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

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鬪也○梅堯臣何氏同杜牧

註○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鬪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

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曹操曰不求索其意自得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李

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

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

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

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王哲曰謂死難之地人心

自然故也○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懼不求索

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胡越何

患乎異曹操曰禁妖祥之言去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疑惑之計一本作至

死無所災○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杜牧

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

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

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必不亂死而後已○王哲曰災祥神異有以

惑人故禁止之○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言妖祥之事

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

儻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

守即墨命一卒為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

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大恐士卒顧戀有苟

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

曹操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

○王哲曰足用而已士額財富則始生死戰而已上額生路則無財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
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

涕交頤

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割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為約未戰之日

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也○王哲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增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激其銳氣則無不勝儻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何由克之若刺軀於易水土皆垂淚涕泣及復為羽
投之無所往者諸劇
聲怆慄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劇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為專諸曹劇之勇○梅

堯臣曰既今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劇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劇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自劇當為沫曹沫以勇力事魯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莊公嘗執匕首劫齊相公

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梅堯臣曰蛇之為物

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俱救
尾率然相應如一體

乎
曰可夫兵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

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兵越仇讎也同

來處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
解者豈不循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

也

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雖
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闕如地

之首尾故兵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

馬使為方陳埋輪使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為專固而足為恃須任

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為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

道而足為恃也○陳韓曰人之相惡莫甚兵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

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戰之地使懷俱死之憂則

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兵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兵越之

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哲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地之首尾人之左右手皆喻相救之

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兵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

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

固然此未足為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今相救如左右

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取勝功可必恃者要使士

卒相應如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
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

一體也
一此皆在於為政者也○陳韓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

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

者得軍政之道也○王哲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既置之危地
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眾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強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
者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強弱之勢須

因地形而制之也○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

○王哲曰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

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

可以克敵況剛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地勢使之然也

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

曰理眾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

皆須從我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送之貌便於回運以

後以後為前以左為右以右為左故百萬之眾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哲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曰三軍雖眾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

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曹操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

無偏故能致治○梅堯臣曰靜而幽遠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王哲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踰治則不亂○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能愚士卒之耳目使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之無知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李筌曰為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杜牧曰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之○王哲曰杜其見聞○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易其事革其謀使

人無識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杜牧曰所為之事所行之謀不使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為之謀無使人能識也○王哲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為奇也○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 易其居迂

其途使人不得慮李筌曰行路之便眾人不得知其情○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陳暉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王哲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

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初不曉其旨及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

曉其旨及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

卒使由之而不使知之也。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杜牧曰：使無退心也。

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陳暉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皙曰：晉勵文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沉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也。

所之。曹操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羣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退惟將之揮。註：聚三軍下。

之事也。曹操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為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曹操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王皙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舉兵者為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王皙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此越鄰國之境也是謂孤絕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兵如此者解故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去已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四達者衢地也梅堯臣曰士卒

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入深者重地也梅堯臣曰士卒張預曰敵當一兩旁國四屬以軍為家故心

無散入淺者輕地也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背固前隘者圍

地也梅堯臣曰背其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前狹後險違退受制於人也無所往者死地

也梅堯臣曰窮無所之○張預曰左右前後窮無所之地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襲之○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

依險設伏攻敵不意輕地吾將使之屬曹操曰李筌曰使相及屬○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

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速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今相屬續以備不虞也○梅堯臣

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王哲曰絕則人不相恃○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曹操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

為多字○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陳諱曰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

之勞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眾來爭我以大眾趨其後無不剋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杜佑

曰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爭之○張預曰

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交地吾將

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謹其守杜牧曰嚴壁壘也○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王哲曰懼襲我也○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

守憊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

之堅固勿令敵先○王皙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

地吾將繼其良

曹操曰掠彼也○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杜佑

曰深入當繼其糧餉○梅堯臣曰道既退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圯地五將進其塗

曹操曰疾過去也○李筌曰不可留也○杜佑曰疾行無舍此地○梅堯臣曰

無所依當速過○張預曰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操李筌曰

遇圯毀之地宜引兵速過○杜佑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今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

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今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為介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於鄴南

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

註孫之下

二十七

地

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杜佑曰塞其闕

不欲走之意○梅堯臣曰自塞其旁道使士卒必死戰也○王皙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

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李筌曰勵志也

○杜牧曰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賈林曰禁財棄糧埋井破甕示必死也○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甕示無生

意必殊死戰也○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王皙同梅堯臣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甕示以無活

勵之使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操曰相持禦也○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杜牧曰言兵在

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

不得已

則鬪

曹操曰勢有不得已也○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鬪○王皙曰脫死難者唯鬪而已○張預曰

勢不可已須過則從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深陷於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

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曹操曰上已陳此三軍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

之○李筌曰三軍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王皙曰再陳者勤戒之也

○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

之兵也曹操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夫霸王

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

其交不得合李筌曰夫井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孟氏曰以

義制人人誰敢拒○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我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敵逞己之強則必敗也○梅

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王皙曰能知敵謀能得地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王皙曰能知敵謀能得地

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則

已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合交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

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增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

乎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

註法二十

二八

地

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

曹操曰

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已威得伸而自私○李筌曰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位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謀城可拔其國可墮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斬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實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暉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

卷之二

二十一

勉

也仁智義謀已之私有用以濟眾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墮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交則我亦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已力而已爾威亦增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墮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王哲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眾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墮也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賈林曰欲拔城墮國之時故懸

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梅堯臣曰瞻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王哲曰杜蒧喻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密不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眾若

使一人也。○李筌曰：善用兵者，為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眾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張預曰：賞功不逾，特罰罪不遷。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哲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關勿論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

告士卒，是以徒**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曹操曰：勿使知害。○李

害則生疑難。○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王哲曰：慮疑懼也。○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

三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曹操曰：必殊死戰，在

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鬪，以求生。韓信

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云力戰，不云地雖曰死，死戰

不死，故云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

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

從，聞道葦山而觀。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

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

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

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

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

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泚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

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

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

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

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

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

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

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

具數極多，諸軍並無鬪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鈔暴耳？

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此其計從

之顯人持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
盛乃陳其俘誠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
兵於河北狩介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文汨水而軍時神武
馬不滿三萬以寒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為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
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
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
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
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門過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
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
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
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
甲士二千人據東陲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
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眾來追至
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
畢齊兵伴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張預曰
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為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

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
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

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地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敗
在人為之爾○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為故

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操曰伴愚也或曰彼
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

而擊之○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
誘皆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

藏形開跡敵人之所為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
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

順其退使無關心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陳暉曰順敵之旨
不假多說但強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

○梅堯臣曰伴怯伴弱伴亂伴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
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縶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擊之感

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為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
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又與

之及其驕忿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操曰并兵肉敵雖千里能擒其將

也○杜牧曰上文言為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久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皙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乘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張預曰敵既驕情則并兵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

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也○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

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此謂巧能成事者也曹操曰是成事巧者

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曹操曰謀定則

關關以絕其符信勿通其使○李筌曰政令既行閉關折符無得有

所沮議恐感衆士心也○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

之使不受則向必夷關折符然後為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

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蔽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

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

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妻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

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

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關梁斷

毀符節使不通也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筭已定軍謀

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

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曹操曰誅治也○杜牧曰厲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謀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與師一本作以謀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庶厲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揚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闔必亟入之

曹操曰敵有隙闔當亟入之也○李筌曰敵闔未定必急攻也○孟氏曰開闔聞者也有聞

兵法下

二二

九

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遠處之

先其所愛

曹操曰據利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

以為軍者則先奪之也○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情之所也○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操曰後人發先人

至○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為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陳暉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聞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王皙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曹公曰先敵至也○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

隨敵以決戰事

曹操曰行竄規矩無常也○李筌曰墨者出也出運道而從之恐不及○杜牧曰墨規

並集二十

五十三

二十

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也○陳暉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刻墨○賈林曰刻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為○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王皙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

曹操曰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杜牧曰言敵

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可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梅堯臣曰始如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速也○王皙曰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即墨破燕軍是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裕隙攻

脫免之疾乘敵倉卒日正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劫止如此語不其然乎

火攻管

管仲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

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攻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杜牧曰焚

其營柵因燒兵士兵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兵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粉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歿血而殂○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魯之咸丘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起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

集卷二

二四

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天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苜粟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出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朱宣煥知即以兵徑至且圍速戰帝整軍出砦時宣璉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旣而煙濼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璉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圍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圍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圍陳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颭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張預曰

焚彼管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

薪藭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為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備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須蘇取陳之策曰江南上薄舍多茅竹所有備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云劉賈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

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閒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

註釋于下

三二五

十

破之輜重悉焚之矣○陳暉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恍惚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窮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暉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鄒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閒道起火於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云曹操燒袁紹輜重是也焚

五曰火隊

李筌曰焚其隊

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何氏同奪兵具隊一作隧○賈林曰隧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

行火必有因

曹操曰因

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李筌曰因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暉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

煙火必素具

曹操曰煙火燒具也○李筌曰乾芻蒿艾糧藁之屬○杜杜曰艾蒿

風而焚之

菽葦藟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
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
便也乘科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

發火有

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

也

曹操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燬易燥○張預曰天時早燥則火易燃

日者月在箕壁

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

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在宿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一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卷下

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

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曹操曰以兵應

之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杜佑曰使聞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遠攻須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王皙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呼者有備也我往攻則返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
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之不可從而止
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

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其所為○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皙曰伺其變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龍征具教諸將曰今夕風甚狂賊必來燒我營官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龍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變亂則攻安靜則退

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

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葭用絕火勢○陳偉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日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

杜牧曰

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蒿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操曰不

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便也○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皙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故不便也

晝風夕夜風

止

曹操曰數當然也○李筌曰不終始也○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

王皙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晝起則夜

凡軍必知有五火

之變以數守之

杜牧曰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為之○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五

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

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

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以水佐攻者強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強○梅堯臣曰勢之強也○張預曰水能

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曹操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

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

敵人之軍分為二則可難以奪敵又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水奪險要蓄積也○王哲

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若韓信決水

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也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夫戰勝攻

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

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賞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

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公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

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利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哲曰戰

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別人不勤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

敵者士卒之命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賞之凶故曰明主慮之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良將修之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踰賞虧則士不為用○賈林曰明主

慮其事良將修其功○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刺捷之功非利

不動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

卷第十

二

起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曰不得已而用兵○李荃曰非至危不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

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王皙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預曰因怒

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連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愠而致戰

王皙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恣符黃眉歷臺而陳因出戰為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愠故以

主言之愠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止可言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

而止

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賈林曰愠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杜佑曰人主聚眾興軍以道理勝負之

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戰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愠敗○張預曰不可

卷之二

三九

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愠

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

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愠合戰則其

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愠怒而鬪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復可以說喜言

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愠可返而說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皙曰

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愠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

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

當警懼○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用間篇

曹操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謀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

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

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

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操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革耕稼者七十萬

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

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為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

道路廢於耒耜也○曾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與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

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積兩

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

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謀令窺

敵之動靜是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

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皙曰悛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細

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

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

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

勳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筮曰為間杜牧曰知

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必出衆所以
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皙曰先知敵情制勝如神也○何氏曰周
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
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為驃騎
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
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通書跡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
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替令守一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
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
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
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
敵情故動則勝人功
業卓然超絕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聞不可
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禱祀而取

卷二十一

四二

十

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
事比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
預曰不可以事之
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筮曰度數也夫長短關狹
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偽度不能知也○梅堯臣曰不
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操曰因人也○李筮曰因

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
之情必由問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
知必因人而
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

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之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名因間當為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曹公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杜牧
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神鬼之綱紀人君之
寶也○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道是曰神妙
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王哲曰五間俱起人不測是用兵神妙
之大紀人主之重寶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但莫知我以何道
如通神理也○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
綱紀人君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

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丘愛人下士雖賤交賤棘皆恩禮
而遇之河上僂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奔軍爲抄之明
其未附諸塢王感戴胡有異圖軌密以聞前後剋獲蓋由於此西魏
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諷因間爲鄉間○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
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
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

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
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
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內間者因

其官人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之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杜
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

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
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
以潛通間道厚賂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
間其君臣使不和睦也○杜佑曰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
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
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
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
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驥於道設伏泰以
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綠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
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

齊為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計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關
府成道尋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
鞬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月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
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
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寶建德入武牢進薄
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
守更率眾鳴鼓建旗踰太行之上黨先擊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
稍駭蕭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
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
長孫安世陰齎金玉指其謀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
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
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
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鋒建德中槍亂於牛口渚車騎
將軍白士謹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為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
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
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

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
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
之子弟凡有障者厚利使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今反為我間也○杜牧曰
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為我用或佯為不覺示
以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為我用也陳平初為漢王護軍尉項
羽圍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願楚有
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勃之屬不過數人耳
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忌
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
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請
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
使即陽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楚使
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

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偏事給之或以厚利啗之○王哲曰反間反義我聞也或留之使言其情以成示以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開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聞來奢善擊破之又范雎為秦昭王相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斷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譟而唯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長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云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為上

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偽辭或佯為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為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

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

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李筌曰情詐為不足信吾知之令吾動也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為非傳也○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

間憑其詐迹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我進取與詐跡不同聞者不能脫則為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鄭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

韓信因而襲之田橫怒鄭生此事相近○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論敵敵

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聞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以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之免相勅勿泄佯不秘密令敵聞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云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

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乘必殺○王哲曰詐吾間使敵得之間以吾

詐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
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
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不備
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
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陸續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
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
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
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偽以赴之吾間至敵為彼所
得彼以誑事為實必俱殺之我朝曹太尉嘗貸人死使偽為僧吞蠟
彈入西夏至則為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遣被謀臣書
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
諸敵約和我反代之則間者立死鄭生間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
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
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趨捷

關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知其實還以報我
故曰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何氏曰
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為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
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騎皆衣敵入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
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捷之
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
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妻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
之事亦眾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
晉師曰來日請相見史駢曰使者日動而言肆懼我也秦舉夜遁又
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遣之耿
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杜
茲計延不從遂為所敗長也
杜
曰受辭指蹤在於卧內○杜佑曰若在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
洩我情實○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為親近○王哲曰以腹心親結
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撫獨
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為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預曰以
重賞賞之

而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王哲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

事莫密於間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為己害○梅堯臣曰幾

事不密則害成○王哲曰獨將與謀○**非聖智不能用間**
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杜牧曰先聖聞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王哲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

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為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非仁義不能使間**
陳暉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

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孟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哲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

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

虛實也○杜佑曰用意密而不漏○梅堯臣曰防間反為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王哲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聞之事

實○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
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

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哲曰下窺之當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

則事無巨細**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
皆先知也

死
杜牧曰告者非誘聞者則不得知聞者之情殺之可也○陳暉曰聞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聞者俱殺以

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聞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何氏曰兵謀大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眾○張預曰聞敵之

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聞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

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為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去

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

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

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

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韓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間來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擊魏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堅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間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

莊集二下

四十一

十一

也必先知之為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可不知亦因此知敵之情○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今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皙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官也門者關吏也舍又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姓名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財內取其印亦近之

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過而舍之則可令

詭其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操曰舍居止也○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

使為我反間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為我反間也○王皙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為辯說深致情愛然後暗以大利威以大利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為我用矣○張預

曰索求也求敵間之求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為
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
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
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

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
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

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
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暉曰此說疎
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喻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開內間可使反
間誘而使之○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者皆可得使○梅

克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因**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道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
反間知彼可

誑之事使死
聞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
可使往

來如期○陳暉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杜佑曰
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返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梅克臣曰

今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規敵
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

反間知彼之情故生
聞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所
勤於五間主切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牧曰
日鄉

間內開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
不可不厚也○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
者又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梅克臣曰五間之始皆因

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
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

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操曰
伊摯伊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大公也○梅克臣曰
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

而般任之般不能用而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何氏曰伊
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
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張預曰伊尹夏臣也
歸于殷呂望殷臣也後歸于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
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賁
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兵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

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

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于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
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恃之哉○杜牧曰不知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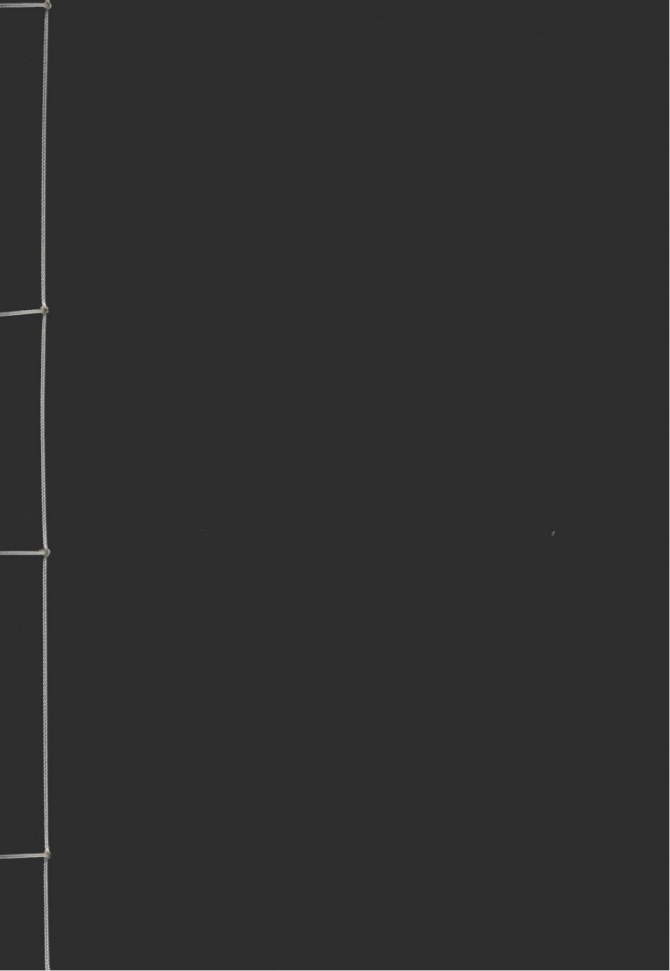
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
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
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
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
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
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任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

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規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伴
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
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
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陷以厚
利說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
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
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怨讟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
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聽耳者潛
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
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
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規知
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伴爲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僞言誑事
示以前却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
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
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觀正
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

可用乎○陳曄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又晉楚合戰於鄢
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于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
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
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
莫能用間者六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勦力為效非聖非
智必猜必忌公道不濟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
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為其用
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
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秦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明
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
耳目也○王皙曰未知敵情者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
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
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用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
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為耳

十一家註孫子卷下





十一家註孫子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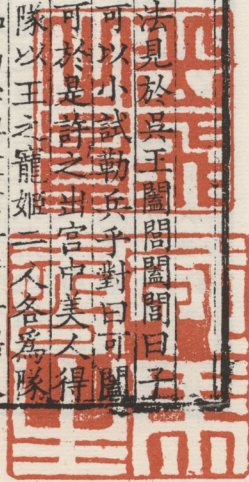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詩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

孫子傳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

越絕書曰吳縣西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
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
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
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
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
齊使以為竒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
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
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
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
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
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

孫子傳

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
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
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
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
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
搥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
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
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
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
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

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寵明日為五萬寵又明日為二萬寵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今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賢子之名齊因乘勝蓋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并序

滎陽鄭

友賢

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為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為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為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為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為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
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
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
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
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
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
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
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
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
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
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
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
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
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
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
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
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彊勇輕戰敗軍
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
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筭之多得筭之少況於無筭何以是少無
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

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筭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筭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守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

孫子傳

五

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已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困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短長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鋸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械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

大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
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
而費帷幄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
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
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奉或使間謀
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
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
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
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
法也曰餘法槩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
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
法則不足爲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
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
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
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
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
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
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
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
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

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
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
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起武之意既
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
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
任能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筭亦猶世
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
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關之偏才也合肥
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略
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
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糜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

孫傳

爲覆軍惟公得武法之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
英略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發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
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爲
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
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彊使爲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爲
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
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
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
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
人亟拜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

以反聞疎之夫覺隙之端隱於伏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覺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覺隙者乃不可爲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疆弱爲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疆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己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

孫傳

八

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疆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

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鷲鳥雖疾也高下而速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

孫子傳

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

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
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
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
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
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鬪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
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
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
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乖其所之者能實則虛
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
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
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
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
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敗者越將不
識兵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
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
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
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
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
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
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
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
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兵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其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

孫子傳

十一

士

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

也以竒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頭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嘗及於勝人之竒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竒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鬪將軍主於謀鬪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鬪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主之也氣奪則怯於鬪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鬪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鬪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間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為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沒者為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過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此勿從銳

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逼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復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衝重圯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

孫子傳

一三

十

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

爲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了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
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
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四面受
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
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
隆高丘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登隆向陵逆丘之
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銳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
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
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
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
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
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
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
可與議其書矣

十一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恐後世
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
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
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
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
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死曰崩曰陷曰
亂曰此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
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

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誠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盡其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

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孫子傳

十五

道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方爲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作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彊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敢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

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

曰不可探測而蘊于中者情也見於施為而成乎其
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
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
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誠也夫以神速
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誠備者固在中情祕
密而不露雖智者深聞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為兵
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
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
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
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
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壇場之限所
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
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
謂絕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
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
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
越境為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
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
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
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為直後發

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塗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疆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其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孫子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

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間使間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間者用間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間敵哉

使間者使人爲間也吾之與間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間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功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間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間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間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

孫子

而卒反于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盡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能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于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詭詐之域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呂之權也權與間實同而名異

或問間何以終于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間爲深微妙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

不能得聞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筭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閒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筭非不難也何不列之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閒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閒而後知宜乎以閒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孫子遺說篇終

孫子遺說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十一家註孫子〔春秋〕孫武著；〔漢〕曹操，〔唐〕杜牧
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0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85-6

I. 十… II. ①孫…②曹…③杜… III. 孫子兵法—註
釋 IV. E89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79287號

ISBN 7-5013-2285-6



9 787501 322855 >

書名 十一家註孫子（全四冊）
著者 〔春秋〕孫武 著 〔漢〕曹操 〔唐〕杜牧 註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stxb@public1.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四八·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85-6/K·650

定價 一五五〇圓

